



魏
林
南

~ 16
2693
4



門 16
號 2693
卷 4

潛齋文集卷十五

音韻

答問十二

嘉定錢大昕

問吳才老於三百篇有叶韻之說而朱文公因之厥後
陳季立撰詩古音屈宋古音始知三百篇自有本音至
崑山顧氏撰音學五書而古音粲然明白矣然同時毛
奇齡已有違言豈古今音果大相遠乎曰古今音之別
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
也今日車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
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也但劉韋皆言古音而

昭和九年
十二月十一日
購求

說正相反實則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於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裾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於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所云協句卽古音也陸德明釋文荆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

諧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叶韻實由古今異音而作而吾謂言叶韻不如言古音蓋叶韻者以今韻爲宗而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詁訓其理一以貫之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與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

其文可以得其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
于毛奇齡輩萬倍而大有功於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
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
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
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
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相近故儼从難而入歌韻
難又與泥相近故鸞从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兩部之
字盡可合於寒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
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躬韻鞏與固相近
故瞻印詩以鞏與後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可合於東

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之義爲身卽讀躬如身詩無遏
爾躬與天爲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躬與鄰韻非謂
眞先之字盡可合于東鍾也賡之義爲續說文以賡爲
續之古文蓋尚書乃賡載歌孔安國讀賡爲續非陽庚
之字盡可合于屋沃也又如溱洧之溱本當作澮說文
澮水出鄭國引詩澮與洧方渙渙兮此是正音而毛詩
作溱者讀澮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澮之轉音不可據說
文以糾詩之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之妄作又不
可執澮溱相轉而謂蒸眞兩部之字盡可通也如謂吾
言不信則試引而伸之夫增與澮皆曾聲也毛傳于魯

頌烝徒增增云增增衆也此爾雅釋訓之正文而于小雅室家溱溱亦云溱溱衆也文異而義不異豈非以溱增聲相近而讀增爲溱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乎古人有韻之文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爲協固無不可如以正音爲協則慎到甚矣顧氏謂一字止有一音於古人異讀者輒指爲方音固未免千慮之一失而於古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中肯綮後有作者總莫出其範圍若毛奇齡輩不知而作曉曉警警置勿與辯可也

問古今言音韻者皆以眞諄爲一類耕清爲一類而孔子贊易於此兩類往往互用崑山顧氏因謂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改者信有之乎曰此顧氏之輕於持論以一孔之見窺測聖人也夫士女之謳吟詞旨淺近聖賢之制作義理閎深深則難曉淺則易知七月末章已有岐音清廟一什半疑無韻非無韻也古音久而失其傳耳夫依形尋聲雖常人可以推求轉注假借非達人不能通變如但以偏旁求音則將謂國風之諧暢勝于雅頌之聲牙而周公亦囿於方音矣有是理乎且後儒所疑於彖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雙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而混之也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韻

正讀民如冥也與古眠字宋玉招魂以瞑與身韻平便聲相近故觀象以韻賓民讀平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彖以韻成正讀淵如營也天汀聲相近故乾彖以韻形成乾文言以韻情平讀天如汀也此例本於維清之禋成禋烈文之訓刑夫子亦猶行古之道而已矣古人訓膺為膺故膺有壅音說文膺胸也釋名膺壅也氣所壅塞也蒙彖以應韻中功比彖以應韻中窮亦讀應為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朱文公疑極當作敬顧氏以其非韻遂置之不論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

無稽但不必破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為韻按說文著从艸君聲讀若威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本相諧而炳慮聲亦相近蓋讀炳如慮也說文慮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是漢儒傳易固有作慮字者矣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字古無知照二母之分醫書有怔忡亦取雙聲艮象以中正也亦與躬終為韻則正與凶亦可韻也象傳無不韻之句獨此三卦顧氏所不能通而并刪其文殊失闕疑求是之旨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古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為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轉音之例以少從多不以

多從少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
則諉之於方音甚不然也五方言語不通知其一而不
知其它是之謂拘於方如實神質切亦讀如滿久讀如
九亦讀如几易傳皆兼用之此正聖人不拘方音之證
民平天淵亦猶是耳顧可以輕議聖人哉

問三百篇多以命與申韻易傳則以命與真正韻豈亦
有兩音耶曰說文命从令聲令本真先之類也而古鍾
鼎文令終字有作霽者詩題彼脊令與鳴征韻左傳引
逸詩講事不令與挺扁定韻領从令聲而節南山以韻
騁桑扈以韻屏釋艸荅大苦說文作霽楚辭大招以命

與盛定韻此令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之命與我祖維
求定爲韻抑訃謨疊韻定命亦疊韻此命可兩讀也夫
子乾象傳讀命爲眉病切於姤象傳讀彌吝切蓋亦兼
用二音姤象以牽賓民正命吝爲韻正振聲相近讀正
爲振則全卦皆協不必轉命以從正音此以少
從多之例也顧氏不得其說槩以方音議之非也

問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瓦韻不與謁韻
且引易繫辭俯則觀法於地與宜韻以證之其說信否
曰顧氏之說出於陳第第所據者惟楚辭橘頌亦未敢
改詩音以從楚辭也經典讀地字大率與今音不異易
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于地此以地韻晦也

潛研堂文集 卷十五
夫子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化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顧氏皆棄不取獨引仰觀俯察四句以證成已說愚謂此四句本非韻卽以韻求之又烏知其不與物卦相協乎籀文地作墜从隊不从也墜之爲地殆起於春秋以後近取楚詞以遠繩詩易吾知其必不然也許叔重說文雖以地爲正字仍兼取籀文漢碑亦多用墜元命包云地者易也釋名地底也諦也皆不取从也之音秦始皇本紀琅邪刻石文以地與帝懈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太史

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亦讀地爲弟也顧氏謂司馬相如子虛賦始讀爲徒二反者誤

問顧氏論古音皆以偏旁得聲合於說文之旨然亦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沂圻皆以从斤爲古音則近亦从斤也乃援詩會言近止與偕通韻謂古音記當改入志韻何邪曰凡字有正音有轉音近旣从斤當以其隱切爲正其讀如幾者轉音非正音也如碩人其頤亦頤之轉音禮記頤乎其至讀頤爲懇者乃其正音耳倩从青而與盼韻頤从禺而與公韻實从貫而與室韻傲从奴而

與速韻皆轉音而非正音禮記相近於坎壇鄭康成讀相近爲禳祈祈未必不可讀爲近也三百篇中用韻之字不及千名烏能盡天下之音顧氏但以所見者爲正宜其齟齬而不相入矣仇从九聲古人讀九本有糾鬼二音故關雎以仇韻鳩兔置以仇韻逵顧氏不知九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毋戎與難之類然三百篇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三百篇中轉音之字甚多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諶小戎之驂車攻之調同桑柔之瞻文王之躬釋詁躬身也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頻正月之局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每寓聲於義雖不破

字而未嘗不轉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爲就卽轉从就音鴛鴦之秣之摧之訓摧爲莖卽轉从莖音瞻叩之無不克鞏訓鞏爲固卽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爲此卽轉从此音明乎聲隨義轉而無不可讀之詩矣識字當究其源源同則流不當有異求本衣裳字借爲求與之義求祈聲相近故又有渠之切之音後人於求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裘本一字而顧氏析而二之若鴻溝之不可越且同一从求之字也而讀侏爲渠之切讀觶絳爲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也而讀仇爲渠之切讀鳩爲居求切不知求九元有兩音也叢从袁

聲故字之从叢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叢叢乃與菁韻
讀環者叢之正音讀熒者叢之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
德韻而生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謏者稷之轉音也
簡兮以翟與籥爵韻君子偕老則與髡掃韻考榆翟闕
翟字或作狄狄有剔音正與髡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
舅皆从臼聲三百篇中舅與咎韻伐亦與首阜韻類舊
與時韻蕩亦與里哉韻召舅从正音舊從轉音也知一
字不妨數音而辯其孰爲正孰爲轉然後能知古音知
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於易之音予蓋深愛顧氏攷古
之勤而惜其未達乎聲音之變也

問毛公詩傳既不破字何以知其有轉音曰大雅倪天
之妹韓詩倪作磬而毛亦訓爲磬音隨義轉卽讀爲磬
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侮而毛亦訓爲侮卽讀如
侮矣鄭風方秉簡兮毛訓簡爲蘭說文有蘭無簡知簡
讀如蘭也衛風能不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爲狎卽
讀如狎也小雅神之弔矣毛訓爲至弔與質爲韻是讀
弔爲至也毛無破字其說蓋出於王肅肅欲與鄭立異
故於鄭所破之字必別爲新義雖自謂申毛未必盡得
毛旨也試以它經證之賡之正音當如庚而書乃賡載
歌卽從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賡是漢古文尚書讀賡爲

續矣卬之正音當近貫故齊風以卬與變弁爲韻而周禮卬人借卬爲礦字說文礦或作卬此依周禮讀非謂詩總角卬兮亦當讀爲礦也賡續以義轉卬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義不講而讀經者動多窒礙矣

問大雅訃謨定命四句顧氏以爲無韻據考槃干旌旣醉告字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豈真有無韻之句乎曰說文學急告之甚也急告爲雙聲白虎通學者極也亟與急通故學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戒位抑以告韻則爾雅釋訓以告韻忒食則慝職皆讀告爲亟也讀如

穀者告之正音讀如亟者告之轉音顧氏拘於字有定音之說於楚茨則云告字不入韻於此章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作鞠訥齊南山亦以而釋訓亦以鞠與職慝韻則告有亟音又何疑焉唯告有亟音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士韻躑躑王之造與晦介嗣師韻

問顧氏論詩母字凡十七見其十六皆讀滿以切惟蝻竦二章與雨韻而易繫詞如臨父母與度懼故韻是有二音要當以滿以切爲正其說然否曰古音母讀如每此爲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詩三百篇侮字四見

正月縣皇 皆與今音同侮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

矣行葦 姥音故侮可入語姥部因流沂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

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為方音故於此類未甚

了了

問雙聲昉於魏晉以後古人未之知也三百篇中間有

近似者祇是偶合初非先覺子乃謂雙聲之祕肇於三

百篇母乃矜管蠶之智以強附古人乎曰人有形即有

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

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睦虞

廷之賡歌也次且劓刑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



而斯祕大啓卷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

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

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

首章綦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七月之聲發栗烈雙聲

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蠨蛸叮嚀熠燿四句連

用雙聲佻子達子哆子侈子既敬既戒既霑既足如蜩

如蟬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綌允文允武令聞令

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

雙聲嘽嘽啍啍禺禺叩叩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

句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

脚蹠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
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
之和雖璠篴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
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
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
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
之辯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
昉於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
言古人不識雙聲自三百篇啓雙聲之祕而司馬長卿
揚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

韻之理遂大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
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
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
是知六經之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賢
範圍之外也

問古人一字兩讀出于轉音是固然矣又有一音而平
側異讀如觀瞻觀示有平去之分好惡美惡有去入之
別以至先後上下高深遠近見聞視聽之等並以動靜
區爲兩音不審古人制字之始已有之乎曰昔倉頡制
字黃帝正名各指所之有條不紊許氏說文分別部居

以形定聲不聞於聲之中更有輕重異讀易觀卦六爻
童觀闕觀觀我生觀國之光觀其生皆從卦名取義人
之觀我與我之觀於人義本相因而魏晉以後經師強
立兩音千餘年來遵守不易唯魏華父著論非之謂未
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為平聲此可謂先覺者矣
離騷好蔽美而稱惡與固悟古為韻孰云察余之美惡
與字為韻是美惡之惡亦讀去聲左傳隱三年周鄭交
惡陸德明無音是相惡之惡亦讀入聲孝經愛親者不
敢惡於人行滿天下無怨惡陸德明並云惡烏路反舊
如字又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陸云好如字又呼報反

惡如字又烏路反蓋好惡之有兩讀始于葛洪字苑顏氏
家訓漢魏諸儒本無區別陸氏生於陳隋之世習聞此
言之說而亦不能堅守且稱為舊則今之分別非古音之舊
審矣予我之予錫予之予今人分平上兩音而詩三百
篇楚詞皆讀上聲當直之當允當之當今人分平去兩
音而孔子贊易皆讀平聲漢儒言讀若者正其義不必
易其音如鄭康成注禮記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自古訖今未聞人有別音可見虛實動靜之分皆六朝
俗師妄生分別古人固未之有也顏之推譏江南學士
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

敗補敗反此為穿鑿而廣韻十七夬部敗有薄邁補敗二

切以自破破它為別即用江南學士穿鑿之例蓋自韻書興而聲音益戾于古自謂密于審音而齟齬而不安者益多矣

問四聲始于周彥倫沈休文魏晉以前未有言及之者豈三代漢魏有韻之文皆不辯四聲乎曰古無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字以來固區以別矣虞廷賡歌明良康與睢惰墮卽有輕重之殊三百篇每章別韻大率輕重相開則平側之理已具緩而輕者平與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雖今昔之音不必盡同

而長吟密詠之餘自然有別唯漢代詞賦家好用雙聲叠韻如澤淳滌汨偏側泌瀦蜚纖垂髻翕呬萃蔡紆餘委蛇之等連篇累牘讀者聾牙故周沈矯其失欲令一句之中平側相間耳沈所作郊居賦雌蜺連蜷恐人讀蜺為五兮反此其證也但古人一音異讀多由南北方言清濁譌變非真義隨音異若涇渭之懸殊自葛洪徐邈等剗立凡例強生分別而休文據以定四聲習俗相沿牢不可破而漢魏以前之正音遂無可攷矣

問鄭樵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以所傳三十六字母為出于西域後儒又謂字母出于華嚴經其

信然乎曰字母兩字固出華嚴然唐元應一切經音義所載華嚴經終於五十八卷初不見字母之說今所傳華嚴八十一卷乃實義難陀所譯出于唐中葉又在元應之後而漢末孫叔然已造翻切則翻切不因于字母也翻切之學以雙聲疊韻紐弄而成音有疊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雙聲疊韻華學非梵學卽三十六母亦華音非梵音也宋世儒家言字母者始于司馬溫公而溫公撰切韻指掌圖無一言及于西域則三十六母爲華音又何疑焉且華嚴之母四十有二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其所云二合三

合之母華人皆不能解而疑非敷奉諸母華嚴又無之則謂見溪羣疑之譜本於華嚴者妄矣特以其譜爲唐末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漈不加詳放遂誤仞爲天竺之學耳予嘗讀一切經音義載大般涅槃經有比聲二十五字曰舌根聲舌齒聲上腭聲舌頭聲唇吻聲頗與見溪羣疑之序相似而每聲各五字與今譜異別有字音十四則今所謂影喻來母也日母列于舌齒聲不別爲類亦與今譜異竊意唐末作字母譜者頗亦采取涅槃而有取有棄實以華音爲本若華嚴之字母則與今譜風馬牛不相及矣華嚴雖有字母之名而涅

槃實在華嚴之前其分部頗有條理不似華嚴之雜糅
今人但知華嚴不知涅槃是逐末而遺本也

問牙舌唇齒喉之別助于何時曰凡聲皆始于喉達于
舌經于齒出于唇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
閒關契闊馨香厭滷人知具出于喉顛倒挑達荼毒粟
烈人知其出于舌參差輾轉灑埽悉率人知其出于齒
蔽芾匍匐龜勉反覆人知其出于唇卽喉舌齒唇之分
而聯之以雙聲緯之以參韻而翻切之學典焉後人欲
以宮商角徵羽相比附乃於喉舌齒唇之外別出牙音
然玉篇卷末所載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喉

舌齒唇牙五聲各舉八字以見例喉聲則何我剛鄂詔
可康各也牙聲則更硬牙格行幸亨各也此二聲者分

之實無可分吾是以知古無牙音也

廣韻卷末載端字五音法以綱各為

喉聲與神珙同翁从公聲扌从干聲鎬从高聲浩从告聲嫌从

兼聲酣从甘聲挾从夾聲見有現音降有洪音皋有浩
音茄有荷音囂有敖音亢有杭音感有憾音甲有狎音
夏有賈音然則牙音喉音本非兩類字母家別而二之
非古音之正矣自喉而舌而齒而唇聲音已無不備增
牙音而為五又析出半齒半舌而為七皆非自然之音
也

問近儒言古音者每謂古斂而今侈如之之爲哈歌之爲麻由斂而侈似乎可信曰此說亦不盡然蓋有古侈而今斂者矣如古之唇音皆重唇也後人於其中別出輕唇四母輕唇斂于重唇也古多舌音後人或轉爲齒音齒音斂于舌音也甫方扶房武分諸字本重唇今轉爲輕唇而魏晉人所制反切不能改則爲類隔之例以通之善學者卽類隔可以攷齊梁以前之音蓋古人制反切其音未有不和者而暖姝恂恂之夫遂謂古人真有類隔之例夫亦大可哀矣古人讀陟救直恥豬竹張丈皆爲舌音每用以切舌音之字冲直弓反而說文讀

若動此可證古音直如特也字母家雖不知今之齒音古多讀舌音而猶不敢輕改相傳之反切乃于舌音四母之外兼存知徹澄三母不混于齒音此吾所以言三十六母之爲華音也就今音言之此三母誠爲重沓然因是可以攷求中華之舊音則亦不無裨益矣聲音或由斂而侈或由侈而斂各因一時之語言而文字從之如儀宜爲字古音與歌近今入支韻卽由侈而斂也豈可執古斂今侈之說一槩而論乎

問三十六母旣爲華音則所宗者何家曰此譜實依孫愐唐韻而作唐韻又本於陸法言之切韻則猶齊梁以

來之舊法也其以入聲配平上去三聲亦循唐韻之舊
 一二三四之等開口合口之呼法言分二百六部時辯
 之甚細字母家據其所分而列為譜皆不出於梵書也
 其與梵書相似者見溪羣疑卽涅槃之迦呿伽嘔其俄
 也而去其一照穿狀審禪卽涅槃之遮車闍磨時耳
 反也而更其一知徹澄孃卽涅槃之吒咍丑加茶陀拏
 也而去其一端透定泥卽涅槃之多他陀馱那奴也而
 去其一邦滂並明卽涅槃之波頗婆婆去摩也而去其
 一其餘皆不與涅槃合是僧守溫定三十六母雖亦參
 取梵音而實以華音為正蓋唐韻本中華相傳之學不

能以梵學雜之也

問輕唇之音何以知古人必讀重唇也曰廣韻平聲五
 十七部有輕唇者僅九部去其無字者僅二十餘紐證
 以經典皆可讀重唇如伏羲卽庖羲伯服卽伯犇士魴
 卽士彭扶服卽匍匐密勿卽羸沒附婁卽部婁汶山卽
 岷山望諸卽孟諸負尾卽陪尾苾芬卽馥芬有匪卽有
 邲緜纓卽鞶纓方羊卽芴羊封域卽邦域臺臺卽勉勉
 膺膺卽腓腓蕪菁卽蔓菁封讀如窆佛讀如弼紛讀如
 鬮繁讀如婆疊讀如門妃讀如配負讀如背莠讀如孛
 滌讀如勃鳳讀如鵬凡今人所謂輕唇者漢魏以前皆

讀重唇知輕唇之非古矣呂忱字林反穠爲方遙反襍爲方沃反邶爲方代穠襍邶皆重唇則方之爲重唇可知也忱魏人其時反切初行正欲人之共曉豈有故設類隔之例以惑人者乎神珙五音九弄反紐圖有重唇無輕唇卽涅槃經所列唇吻聲亦無輕唇輕唇之名大約出于齊梁以後而陸法言切韻因之相承至今然非數兩母分之卒無可分亦可知其不出於自然矣

問古音於曉匣影喻四母似不分別曰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卽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卽爲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故古人于此四母不

甚區別如榮懷與杭隍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皆疊韻兼雙聲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矣于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於屬影母矣此等分別大約始於東晉攷顏之推家訓云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別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于今也據顏氏說知古無影喻之分葛洪強生分別江南學者靡然從之翻謂古讀不可行於今失之甚矣

音韻通雅卷十五
六
謂古韻不匹音故今夫之甚矣字林反韻為方送反韻
古携操韻之衣葛其韻去衣限其南學音韻悉資之歸
而也此韻六音韻於古韻不匹音于今也兼應尹篤以
又甚矣同以應韻音矣應又其南至今音此衣限而
亦此音音海寧韻衣無字音隨音隨同隨是當音限意
音隨隨之韻衣限云字書無音息音起云音韻皆音衣
今限以于韻韻衣限韻衣限衣限衣限衣限衣限衣限
衣限衣限衣限衣限衣限衣限衣限衣限衣限衣限衣限
甚固限收樂對與此則以魚變音今人限音則命之限



潛研堂文集卷十六

嘉定錢大昕

辨

太陰太歲辨

漢初人多以太陰紀歲亦曰歲陰闕逢等十名攝提格
等十二名古人本從太陰得名淮南云太陰元始建於
甲寅故以攝提格居首漢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闕逢攝
提格之歲蓋以太陰表歲也而下文即云太歲在子是
太陰自太陰太歲自太歲詔書未嘗并而為一也太史
公書載歷術甲子篇起太初元年闕逢攝提格盡七十

六年而止皆以太陰紀歲或疑爲褚少孫所補卽果出於少孫亦是元成間人身在郎署必非妄說是西京猶用太陰紀歲矣劉子駿造三統術云欲知太歲以六十除積次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則是以丙子爲肇端自太極上元至太初元年復得丙子與武帝詔太歲在子之文相應一術不當有兩元故不別立求太陰法乃後人但以太歲紀歲不復知有太陰漢書天文志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由是歲陰太歲并爲一事而不知其有大不可通者其言曰太陰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太

初歷在營室東壁云云兼存三家之學驟讀之似無可議及細攷之則石氏與天官書同甘氏小有出入太初則常差兩次其故何歟史公以太陰紀歲其言歲陰在寅者太歲實在子故歲星以天正十一月出斗牽牛卽宮星紀次其月斗建子賈公彥所云子上有太歲也太初以太歲紀歲太歲在寅則歲星在姬訾矣寅與亥合當以斗建寅之月晨出營室東壁所謂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而見也同一攝提格也一爲太陰卽歲陰一爲太歲相差兩辰同一正月也一爲建子一爲建寅相差亦兩次夫亦冰炭之不相入矣志家亦知其難通乃強爲之說

日星有贏縮各錄所見曾不思歲星每歲行一次卽有
贏縮不過數度甘石異同可以贏縮解之若太初之與
甘石立法本殊何容并爲一談春秋傳云歲棄其次而
旅於明年之次此星有贏縮之說也烏有歲在星紀而
淫於娵訾之口者乎此志或云馬續所作非孟堅之文
要其昧於太歲太陰之辨貽誤後賢則志家不得辭其
咎矣張揖晉灼諸人又在馬續之後承譌襲謬切太陰
爲太歲又何怪焉或曰太陰紀歲太歲超辰之法東漢
已廢而不用子何爲斷斷於此子應之曰推步之學古
疏而今密謂古法必可行於今者非也謂古無此法者

亦非也井田封建後世萬不能行豈可謂三代以前無
此制哉予恐讀淮南太史公者之不得其解而詳攷之
知其誤自漢志始因書以諭同志者

秦四十郡辨

言有出於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
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無此言而後之古人言之我
從其前者而已矣秦四十郡之說昉於晉書晉書爲唐
初人所作自今日而溯唐初亦謂之古人要其去秦漢
遠矣太史公書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未嘗實指爲某某郡也班孟堅地理志列漢郡國百有

三又於各郡國下詳言其沿革其非漢置者或云秦置或云故秦某郡或云秦郡并之正合三十六之數是孟堅所說卽始皇所分之三十六郡也志末又總言之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地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帝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迄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以秦三十六郡合之高文景武昭所增置正得百有三是秦三十六郡之外更無它郡安得有四十郡哉司馬彪郡國志本沿東觀舊文亦云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後稍分析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蓋

自後漢至晉史家俱不言秦有四十郡也許叔重說文應劭風俗通高誘淮南子注皇甫謐帝王世紀述秦郡皆云三十六諸人博學洽聞豈有不讀史記者使南海三郡果在三十六郡之外何故舍多而稱少故知西晉以前本無四十郡之說自裴駟誤解史記以略取陸梁地在分郡之後遂別而異之其注三十六郡與漢志同者三十三別取內史鄣郡黔中三郡以當之而秦遂有三十九郡矣晉志又增入閩中一郡合爲四十嗣後精於地理如杜君卿王應麟胡三省輩皆莫能辨四十郡之目遂深入人肺腑牢不可破矣地理之志莫古於孟

堅亦莫精於孟堅不信孟堅而信房喬敬播諸人吾未見其可也卽沂而上之肇自裴駙駙亦劉宋人也豈轉古於孟堅哉或曰子言古人有前後之殊信矣太史公在孟堅之前乃始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二十六年而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則在三十三年是三郡固在三十六郡之外矣信漢書而不信史記未見其信古也子應之曰讀古人書當尋其條貫未可執單詞以爲口實史公紀事皆言其大者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綰請封諸子李斯言封諸侯不便遂廢封建之制諸郡置守尉監皆領於天子此秦變古之一

大端故特於是年書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猶言廢封建爲郡縣耳言三十六郡則統乎天下矣非謂三十六郡盡置於是年也卽以此紀證之始皇卽位之初秦已并巴蜀漢中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其五年又置東郡矣十七年又置潁川郡矣二十五年又置會稽郡矣此諸郡者皆在裴駙所舉三十六郡之數子不疑前文之重沓而獨疑後文之預數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數以六爲紀郡名三十六蓋取六自乘之數若四十郡則漢人無言之者無徵之言置之弗

聽可矣或又曰史記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爲
閩中郡閩中爲始皇置史公有明文而漢志不載豈非
班氏之漏予應之曰南越傳亦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楊
越置南海桂林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
十三歲者自二十五年滅楚之後數之也閩中與南海
三郡皆置於王翦定百越之時但其初雖有郡名仍令
其君長治之如後世羈縻州之類其後尉屠睢擊南越
殺其君長始置官吏比於內地而閩中則仍無諸與搖
治之是以不在三十六郡之數非班史有遺漏也或又
曰漢志鄣郡不言高帝置此可爲秦置之證予應之曰

漢志丹陽郡故鄣郡不云故秦鄣郡則非秦置可知志
凡稱故者皆據漢初而言如故齊故趙故梁故楚故淮
南竝漢初封國也泗水國云故東海郡與此文正同東
海郡旣高帝置則鄣郡亦必漢置矣此三難者舉不足
以申四十郡之說而世猶以其出於晉志不敢輒議夫
晉志之誤亦多矣漢志郡國百三而誤以爲百十有一
續漢志郡國百五而誤以爲百八東晉僑立州郡未嘗
有南字宋永初詔書始加而晉志襲沈約之文弗能攷
正近事且猶躊譎况能溯秦漢而補孟堅之闕乎吾故
曰言四十郡甚難而實非也言三十六郡甚易而實是

也讀史記者當以孟堅書解之而毋惑乎裴駟之單辭可矣

衛文公非宣姜子辨

予讀左氏傳及詩序竊怪衛公子頑烝于宣姜中冓之言醜不可道而文公中興賢主乃其所生何與福善禍淫之理相刺謬乃爾也夫春秋之世諸侯夫人失行者多矣初未有君薨之後公然舉子者宣姜雖不淑儼然小君也而輒私舉三子二女若是其多乎就令有之則衛之臣民方且痛心疾首不齒諸公族顧於國滅之後同心推戴以爲君此豈近於人情且其時齊桓爲霸主

杖義封衛衛豈無它公子而必擁姦生之子而立之杖義者當不爲也及讀班氏古今人表云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而后向者之疑始釋蓋衛人惡惠公之讒殺太子又惡宣姜淫亂故逐惠而立黔牟惠雖以齊襄之援返國而衛之臣民不服也此意本朝世家懿公既滅遂歸心於黔牟之子黔牟在位八年本無失德立其子民必安之矣史記衛世家以戴公文公爲黔牟弟昭伯頑之子而不書其烝淫事較之左氏爲長然讀鶉之奔奔詩頑之惡自不能掩衛人惡頑甚矣豈肯立其子而事之愚謂班氏之說必有所本舍左而從漢表可也

李之才邵堯夫問荅辨

聖人之道至切近而可循後人舍其易知易從者而求諸幽深元遠之間故其說支離而難信予讀東都事略載李之才邵堯夫問荅事而有疑焉其言曰堯夫讀書蘇門百泉之上之才自造其廬問之曰子何所學堯夫曰爲科舉進取之學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從之才傳其學夫性命之學有出於義理之外者乎天下之理一而已自天言之謂之命自

人言之謂之性而性卽理也窮理斯可以觀物區物理與義理而二之而謂物理之學轉高出於義理之上有是理乎中庸言性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曰道不遠人凡離乎人而言物離乎理而言性命者非吾所謂道也吾意後之欲尊堯夫之學者強爲之說失其本真使斯言果出於之才而堯夫果傳之才之學則亦異乎吾所聞矣

上黨郡

東郡

潁川郡

南陽郡

南郡

九江郡

鉅鹿郡

齊郡

琅邪郡

會稽郡

漢中郡

蜀郡

巴郡

隴西郡

北地郡

上郡

雲中郡

鴈門郡

代郡

上谷郡

漁陽郡

右北平郡

遼西郡

遼東郡

南海郡

稱秦郡者一

長沙郡

漢為國

稱故秦某郡者八

三川郡

漢更名河南郡

泗水郡

漢更名沛郡

九原郡

漢更名五原郡

桂林郡

漢更名鬱林郡

象郡

漢更名日南郡

邯鄲郡

漢為趙國

碭郡

漢為梁國

薛郡

漢為魯國

以上共三十六郡志云秦置者謂因其名不改者也云秦郡者因其郡名而立為國者也云故

秦某郡者因其地而改其名者也此外無稱秦

者土共三十六郡志云秦置郡因其地

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此志首云漢興承秦制

度故述郡名斷自秦始如雲中代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匈奴傳攷之乃戰國燕

趙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蓋以秦之三十六郡

麻姑秦為斷非與彼傳相矛盾也

三十六郡之名皆據始皇時若二世改元以後

豪傑竝起復稱六國分置列郡多有出於三十

六郡之外者不久仍復并省故班志略而不言

如吳郡之類是也亦有漢興仍其名者則歸之

高帝置此尊漢之詞也凡稱故秦者皆據始皇

三十六郡其稱故齊故趙故梁故楚者皆據漢

初封國非戰國之秦齊趙梁楚也

漢百三郡國攷

自秦始皇廢封建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盡領於天子有

郡無國者凡十三歲及二世嗣立而陳涉起事豪傑響

應仍復六國之名各自分立郡縣非復秦三十六郡之

舊矣漢既并天下懲秦之弊大封齊趙燕代吳楚淮南

梁淮陽長沙諸國其時天子自領者厘三河內史等十

澤石室文集 卷十六 十一
五郡而諸侯王國亦各有所領之郡志所載高帝置郡二十六其十之八皆屬於王國者也故其時國大而郡小及景帝懲吳楚七國之強稍裁抑宗室即皇子受封不過一郡之地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王得分其地封子弟為侯侯國皆別屬漢郡不領於王國而王國日益削弱故其時郡大而國小志所載皆據元始版籍故先郡而國次之即梁楚趙淮陽國名仍舊而疆域之廣狹前後懸殊以它郡國沿革及諸王傳參攷之其大略猶可攷也漢郡國百有三實因秦三十六郡而分析之武帝開拓三邊增置漸多於舊其後稍復省罷今稽其

增置之始為漢郡國攷

秦置三十六郡 見秦三十六郡攷

高帝增二十六

河內郡

汝南郡

江夏郡

魏郡

常山郡

清河郡

涿郡

勃海郡

平原郡

千乘郡

泰山郡

東萊郡

東海郡

豫章郡

桂陽郡

武陵郡

廣漢郡

定襄郡

中山郡 後為國

膠東國

燕國 後為廣陽國

淮陽國 後為六安國

楚國

衡山國 後為六安國

內史 武帝為京兆尹

鄆郡 武帝為丹陽郡

文景各六

廬江國 後為郡

濟南國 後為郡

河間國

留川國

膠西國 後為高密國

城陽國

以上文帝置

文帝置國凡九衡山膠東高帝嘗置濟北即高帝所置之泰山郡故

不數

山陽國 後為郡

北海郡

濟陰國 後為郡

廣川國 後為信都國

濟東國 後為東平國

江都國 後為廣陵國

以上景帝置晉志云景加其四蓋失舉廣川江

武帝二十八

恆農郡

陳留郡

臨淮郡

零陵郡

犍為郡

越巂郡

益州郡

牂柯郡

武都郡

天水郡

武威郡

張掖郡

酒泉郡

敦煌郡

安定郡

西河郡

朔方郡

元菟郡

樂浪郡

蒼梧郡

交趾郡

合浦郡

九真郡

平干國

後為廣平國

真定國

泗水國

左馮翊

右扶風

案武帝置珠厓儋耳沈黎汶山四郡後廢故不數

昭帝一

金城郡

問秦之內史在三十六郡之外漢內史何以列於高帝增郡之數曰秦有郡而無國唯京師置內史故內史尊而郡卑漢初立諸侯王國俱有內史與京師官稱相等且王國各有所領之郡

國都則內史治之與郡守權不殊故史記漢興
 諸侯王年表載天子自有三河等十五郡并內
 史亦在其內此太史公明文可深信也
 問膠東衡山皆項羽所封國不久即廢其別為
 國實在文帝時乃以充高帝增郡之數恐非其
 倫曰高帝勅業之主也項氏代漢驅除故與高
 帝同時為楚項所封者例繫之高帝元年尊王
 敬祖之義也其文但云高帝元年為某國明乎
 主命者非高帝也此班氏之義例後人未可輕
 議

華嚴四十二字母攷

阿	影	多	端	波	邦	左	精
那	泥	邏	來	拖	定	婆	並
茶	澄	沙	審	縛	微	哆	端
也	喻	吒	二合	審	知	迦	見
麼	明	伽	羣	他	透	社	禪
鑽	心	拖	定	奢	審	佉	溪
叉	穿	多	二合	心	端	壤	日
婆	並	車	穿	麼	二合	心	明
縑	心	伽	羣	吒	知	拏	孃

婆 二合 心 滂 婆 二合 心 見 也 二合 喻 心 室 二合 審 精
頗 二合 心 滂 婆 二合 心 見 也 二合 喻 心 室 二合 審 精
佻 徹 陀 定

右華嚴字母四十有二其中二合者八三合者一實
止三十三母以僧守溫所定三十六母校之無疑滂
非敷奉清從邪照牀曉匣十二母而有三定母三心
母兩端母兩竝母兩穿母兩審母兩羣母其三合之
曷羅多出聲爲匣母二合之訶婆出聲爲曉母娑頗
收聲爲滂母二合三合之聲華人所不能辨三十六
母中未之有也二合之母八而以心爲出聲者四審
爲出聲者二心審亦同類也心審之別爲十餘母華

人所不能分而非敷之屬梵音又無之則四十二母
與三十六母之不能強合也明矣攷隋書經籍志自
後漢佛法入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
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然則西域字母
其初只十有四後乃增至四十有二也四十二母本
於婆羅門三十六母則唐人取魏晉以後字書反切
類而別之惟字母之名乃襲華嚴之舊爾四十二母
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雙聲疊韻天籟之自然知
音者區而別之雖東海西海言語不同而其理可以
共喻然而三十六母兼取南北之音先後有序較之

四十二者實爲過之世謂見溪羣疑之譜出於華嚴者妄也

嘉靖七子攷

明嘉靖閒濟南李于鱗倡爲詩古文社吾鄉王元美和之而謝茂秦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吳明卿羽翼焉當時有七才子之稱然于鱗元美集中但有五子篇初未有七子篇也元美初登進士與李伯承論詩相契及官刑部與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結詩社猶未與于鱗相知王李之定交實由伯承介紹焉厥後伯承峻伯諸人稍散去而茂秦子與公實子相先後入社于鱗乃作五

子篇彼此互有倡和名雖五子實則六人其後明卿入社元美與之書云欲作廣五子首足下矣繼而茂秦與于鱗有隙於是更定五子去茂秦而登明卿仍六子也當明卿入社之始茂秦猶未絕交當時因有七子之目未幾公實卒而余德甫張肖甫繼入元美謂吟詠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稱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然元美寄明卿詩云海內居然七子名贈肖甫詩云七子翩翮共鄴游座中君豈減應劉又云當時七子大名齊誰似金甌出御題其撰德甫墓誌亦有寘公於七子中之語又輔國將軍拱樹墓志云余德甫爲尚書比部郎郎

有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及余世貞者與
德甫相切劘爲古文辭有譽死而得張佳允名藉藉一
時或以比鄴中七子則元美亦自言之蓋自茂秦公實
二人一擯一死遂以德甫肖甫補七子而舉世無知之
者矣伯承峻伯元美入之廣五子之列新甫晚年撰續
通鑑不欲以詩名家履善亦無聞焉世所稱者獨七子
而元美之才實高于鱗數倍王元馭云嘉隆之閒與公
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朱錫鬯云當日名雖
七子實則一雄此公論之不可捨者也七子之年元美
最少于鱗長元美十二歲子與長九歲公實長七歲明

卿長二歲子相長一歲茂秦齒最長長於元美殆三十
餘歲德甫與子鱗同歲惟肖甫少於元美一歲元美以
萬歷十八年庚寅冬卒年六十有五所謂七子者獨明
卿尚存餘皆物故矣它書謂元美萬歷二十一年卒者
誤

文徵

潛研堂文集卷十六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六

六

潛研堂文集卷十六

門人吳嘉泰刻字

德甫相切屬為古文辭有譽於而得張伯允名藉藉一
財或以此業中七子則元美亦自言之蓋自及泰公嘗
二人一擗一死遂以德甫曾甫補七子而舉世無知之
者矣伯允賦似元美人之廣五子之列新甫晚年撰續
題

嗽尚容籍習神姑矣守書謂元美萬烈二十一平卒
萬烈十八平夷寅卒卒平六十齊正烈體小平香
籍籍與干總同籍籍曾甫少外元美一歲元美以
卿是二歲干卧是二歲元美是元美是元美是三十

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嘉定錢大昕

箴

名箴

下士逐逐惟位之榮上士汲汲惟名之矜臧穀凶羊其
失則均汝不茲悟而昧沒以終身與今人爭名命之曰
躁人其嫉之與古人爭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戒之哉

文箴

文以貫道言以匡時雕蟲繡悅雖多奚為博而辱守默
而湛思非法不服先哲是師竊人之言以為己詞欺世



噉名爲識者噉文依於行若木有枝本實先撥枝其萎
而以實爲言以國報無辭則之矣爲謝而得守禮

文獻

知人其幾之與古人律命之曰身天其忌之與之
大國以水不國而和對以善良與今人律命之曰
不士不國則之榮士士與對各之保其善也

文獻

淵

嘉安錄大祀

潛齋文集卷十七

銘

敬器銘

維古宥坐制器示形守中則正太滿卽傾天道益謙鬼
神害盈水溢而竭牆高且崩樂不可極智不可矜好勝
敵至多藏盜憎目不見睫勿謂視明諱疾忌醫曷延其
齡哲人知幾如履薄冰鑒茲敬器拳拳服膺本育恩善

座右銘

无咎无譽多譽多懼

又

不狂而狷以約失鮮

竹鎮紙銘

直以方守吾常靜以鎮去吾吝伊此君之德兮吾將以
為式兮

書局硯銘

勿以率易為敏勿以趨走為勤亦詳亦要有本有原吾
師乎古之人
懷孔之璧守老之黑
筆管銘
毋用汝銳可以百歲

木榻銘

日長支頤坐夜久申腳臥天君泰然無不可

佩硯銘

佩玉蕊兮不如端人之與友兮

漢瓦當硯銘

文云長生無極

西京遺刻淳古可式置之坐右世守無極

張芑堂著書硯銘

非金星而粲不象眼而瑩方直而不詘渾朴而無名是
可以究篆籀之祕而訂金石之盟

碁盤銘

國於蝸角鬪左右徑於羊腸爭先後一彈指頃局已終
彼勝此負夫何有袖手莫下手謂之高手

又

天九地十數之終一居中央四角同縱之橫之八陣通
多算勝輕進凶持无咎征有功

鏡銘

人苦不自知慕母自以爲西施賢哉鏡機子直諒世無
比爾妍爾媸明以示爾問焉弗隱舍焉弗慍吾將就而
正之庶幾有徵而信也

雙節門銘

乾隆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禮部言故淇縣典史蕭山
汪楷繼妻王氏守節二十四年側室徐氏守節二十三
年同志撫孤孝義兼備應如例旌表
制曰可明年禮部移文浙江巡撫巡撫檄所屬有司承
詔從事建雙節坊於縣東四十里大義村聚奎橋北大
昕時以學士司記注旣大書兩節婦姓氏於簡越十年
其子輝祖成進士述母事狀請予爲之銘曰
越之縣八蕭山居一村名大義汪氏羣萃峩峩綽楔
詔表雙節雙節誰與曰王與徐王爲楷婦繼主井曰徐
實先歸佐筵相依夫也飢驅客死番禺有姑白頭藐焉

一孤匱前設誓有死無二內闈外侮百折萬苦如風漂
搖弗毀故巢如木枯萎乃茂新枝我觀大易畫卦睽革
二女同居志不相得猗與王徐彼步此趨二人共貞以
保令名白璧出璞其名曰珏皎皎素絲久而不緇永興
之里得兩女士高行足尚敬告劉向

晉億世典人甄銘

兩漢陶旒多作吉語典午未遙工用舊渠典人之官爲
民父母億世銀艾希風卓魯得之何所激川海渚誰其
貽予吳子芸父

古甄井字硯銘爲蕭山王崦馨作

綆之汲以濟人墨之瀋以潤身古瓴甌今瑤琨一勺水
萬井春

爲瞿萇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甄硯銘

三秦巨三吳甄昔無聞今始傳具區清淺古豕旁懷賢
一堅而光治爲硯如截肪出泥塗左文章願俛旃毋太
康

朱文公三世像贊
昔聖不世出
惟此一人而已
其德足以
濟世
其功足以
垂名
其行足以
為法
其言足以
為師
其學足以
為宗
其德足以
濟世
其功足以
垂名
其行足以
為法
其言足以
為師
其學足以
為宗

贊

朱文公三世像贊

孔孟已遠吾將安歸卓哉紫陽百世之師
一畝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山高海深日麗星垂浩然元氣入人心脾慶元黨禁守正靡移立德不朽斯文在茲感夢穆陵彷彿須眉榮及三世天章淋漓手澤依然神靈護持助爾雲仍勿替守之

錢氏先賢贊

周泉府上士孚

地官泉府上士四人故書作錢先鄭實云官有世功出

納惟均錫氏啟後枝葉敷紛

宋太史令樂之

太史善算和聲衍律三百六十當期之日范銅轉渾應
晷不失星官之書三家合一

宋孝子延慶

往投都門聞喪而回去聲在上蒼天義不共戴手刃仇人

庾浦之球束身士曹終見全貸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道戢

矯矯肅侯至行可師雖起姻舊進不以私討異平紇拓
邊振威功名始終茅土用垂

唐右武衛將軍巢國公九隴

臣為隸新生有侯相大劍長槍毛錐曷尚胙土二國山
陵陪葬仁者有勇其猶克壯

唐考功郎中起

吾宗文學肇自仲文江上數峯清絕人閒右丞心許士
元差肩沈宋而後卓然不羣

唐吏部尚書徽

尚書清素義不苟取推轂同僚世稱長者讜言卻貢正
直是與江虢之治君子所許

唐中書舍人珣

瑞文詞宗實司制誥官職聲名光遠有曜明月襟懷野
雲長嘯巴蕉未展中心是悼

唐六如象贊

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藐于駟以若浼擁萬卷而自
榮狂士標格才子聲名是將攀叔夜伯倫而尙友豈徒
引徵仲希哲爲同盟

程孟陽先生像贊

少微處士華陽逸民煙霞奇癖翰墨勝因消搖湖海傲
睨公卿不羈而富匪綬而榮鍼砭王李領袖唐婁詞必
已出神與天游松陵魯望溪南敬之謚曰詩老斯无媿

辭

黃陶庵像贊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冰顯月壁立萬仞髮
引千鈞淵乎有得藹乎可親成仁取義行所無事儒者
之勇可師百世

德性之當尊於是自問學之功古人之學問將以明德
性也夫以孔子大聖猶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德之不
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天下豈有遺棄學問而別爲粹
德性之功者哉若夫雜德性而爲問學此程子所譏爲
玩物喪志者而先儒乃以是二者各分宗旨何邪曾子

瑞文詞宗實司制詩官職聲名光遠有瞻明月襟懷野
雲長嘯已蕉未展中心是悼

唐六如象贊

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藐乎馴以若泥拋棄卷而自
榮狂士標格才子聲名是將攀叔夜伯倫而倚友豈徒

文真何禍百世

臣千餘載平首豈臨平何縣如口如筭行世無事謂昔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與寒水皦日壘立萬回變

黃圃亂辭贊

輶
出神與天游初陵晉室漢隋敬之謚曰詩老斯尤如

雜著一

策問

問孟子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
者存心之謂也能存其心然後可以知性而明德矣禮
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知
德性之當尊於是有問學之功古人之學問將以明德
性也夫以孔子大聖猶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德之不
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天下豈有遺棄學問而別為尊
德性之功者哉若夫離德性而為問學此程子所譏為
玩物喪志者而先儒乃以是二者各分宗旨何邪曾子

潛研堂文集 卷十七
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
廣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志而已矣與子思之言致廣
大極高明者異乎否乎溫故而知新此孔子之言而子
思引之先儒以爲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也溫故可
以知新顏子之聞一知十子貢之聞一知二非知新之
謂乎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已知其所亡知新也無忘其所能溫故也皆學問之事
也一以屬存心一以屬致知毋乃岐新與故而二之乎
其與論語文同而義異者果何在也願聞其所以然者
問論語一書弟子所記孔子之微言問有出於諸弟子

者亦必尊其所聞而不戾乎聖人之旨者也後儒以其
不出於聖人而從而議之蒙竊惑焉子臣弟友之道孔
子自謂未能故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
有得聖人之先行而後文如此而賢賢易色一章獨訾
其抑揚之過中可乎四海之內皆兄弟橫渠所謂民吾
同胞也西銘一篇先儒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則子夏之言何病焉若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卽孔子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之意也喪致乎哀而止卽孔
子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也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
各有所當也求疵於一言之間六經之可議者多矣諸

生以爲何如
問八卦方位坎離震兌居四正乾坤艮巽居四隅說卦
傳詳言之矣有定之謂位不易之謂方三古以來未之
或殊至宋而復有先天方位之名夫有天地然後萬物
生焉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數之
後乎天明矣先天之義何取焉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
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孔子之所述也乾南坤北
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康節之所傳
也後天之位在先天之位而在後而假伏羲之名以躋
乎其上也何取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以相對爲義非

有方位之可言大傳云夫易彰往而察來又云神以知
來知以藏往卽數往知來之義也於先天圖何與焉蔡
元定言先天圖與參同契合然伯陽去坎離以推消息
之用與十二辟卦相表裏先天圖列坎離於東西則非
伯陽之旨也其所以合者何在若夫一奇一耦層累相
因以至於六十四所謂加一倍法也規而圓之壘而方
之以圓容方縱橫相應而其變不外乎八卦非精於易
者其孰能衍之意者圖之源出於易而非易之所從出
乎周易本義前列九圖王懋竑謂非朱子所作乃後人
依放啟蒙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信乎

海石室文集卷十一
二
否乎其詳列無隱
問九數之名古矣算術之書傳於今者莫如周髀其云
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云方數爲典以方出圓非卽割
圓之法乎古人以勾股割圓取圓之一面遞析之而求
周徑之率然徑一周三其術猶未密也祖沖之勘爲密
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若徑一丈則周三丈
一尺四寸不盡不盡之數立盈朒二限以約之後之言
圓率者莫能易也析圓之周曰弧截圓之徑曰矢而以
勾股法求弧背之弦古之所謂弧矢今之所謂八綫也
八綫之用視古之用三乘方者爲密要豈能出於勾股

之外乎凡方直橫斜之形皆可以勾股御之西法易其
名曰三角算三角者必依乎八綫八綫者大小勾股之
例也以有定之勾股御無定之三角三角相求特勾股
中之一術而說者謂勾股不能御三角豈其然乎言天
度者曰三百六十五有奇以日所行命之也唐時九執
術則云三百六十度無餘分今回回泰西法皆同九執
出於西域則泰西之學其亦有所自乎古之布算以籌
策而西域以字書亦始於九執也然九執未行於唐而
利瑪竇諸人獨行於近代意其術實有可補中土之所
未備者乎試略言之

潘石堂文集 卷十七
問三代以前事迹茫昧太史公書唯共和以後乃有紀年而汲冢古文與皇甫謐皆推至黃帝又互有異同今世依邵堯夫金吉甫說與謐亦不合夫孔孟所未定史遷所不書後人何能知之或宐存而不論乎且古人不以干支紀年而太歲又有超辰之法以東漢推西京卽有一年之差況上世乎堯在位百年或云九十八年舜年百歲或云百有十歲夏商歷年諸說亦各不同試別自言之

原孝上

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卽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竝稱無愧焉何顯如之後之君子不務立己之身而務飾親之美予見近人家傳行述日繇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說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爲孝何孝之有論語廿篇嘗言聊人之子而不言聊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它書而七篇略

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為孝乎

原孝下

孟子論幽厲之暴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使幽厲之子孫而仍有天下也倚天子之勢掛天下之口憫然舉幽厲之謚而改之豈非孝慈之大者孟子何以未見及此曰尊親者一人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祖父有惡子孫不忍言之而不能是之宋人云天下無不

是之父母斯言也施於家則可施於國與天下則不可何也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子之於父雖有拂意不敢疾怨所以安人子之分至於政事之得失自有公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幽厲之子孫其可以幽厲為是乎改其名不能改其實高洋之暴也而謚文宣蔡確蔡卞之姦也而謚文正謚雖美徒增其醜而已宋神宗之新法改於元祐而復於紹聖崇寧以熙豐為聖不得不以元祐為姦姦黨之目惡其揚先朝之失也章惇蔡京自以心哲宗徽宗自以為孝而宋祚不旋踵而亾有天下者不貴小忠小孝而以引君當道為忠安社稷利民人

爲孝若乃違道以徇己取快於一時貽禍於家國此宵人之所謂孝聖賢所不道也

正俗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

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繇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訾吾言爲迂遠闊事情是目曉之見也

辨名

天下府州縣名相同者如江南廣西俱有太平府山東雲南俱有武定府雲南之武定府今改爲州順天江南俱有通州直隸雲南俱有趙州直隸貴州俱有開州江西甘肅雲南

俱有寧州山西廣西貴州俱有永寧州直隸河南俱有
唐縣陝西湖北俱有咸寧縣福建湖南俱有永定縣江
蘇陝西俱有山陽縣浙江山西俱有山陰縣山西湖南
俱有寧鄉縣山東廣東俱有海豐縣江西四川俱有東
鄉縣江西山西俱有樂平縣山東貴州俱有清平縣直
隸廣西俱有宣化縣江西廣東俱有石城縣河南廣東
俱有鎮平縣山東廣東俱有海陽縣江蘇甘肅俱有華
亭縣江蘇陝西俱有甘泉縣湖南廣東俱有會同縣江
西湖南俱有安仁縣浙江湖南俱有石門縣江西福建
俱有德化縣奉天廣東俱有廣寧縣直隸江蘇俱有清

河縣江蘇湖南俱有桃源縣安徽山西俱有鳳臺縣安
徽浙江俱有建德縣安徽雲南俱有太和縣奉天浙江
俱有寧海縣浙江廣東俱有昌化縣直隸貴州俱有安
平縣陝西甘肅俱有安定縣陝西廣東俱有三水縣山
西四川俱有大寧縣直隸廣東俱有龍門縣直隸江西
俱有廣昌縣浙江江西俱有新昌縣江西山東俱有樂
安縣江西浙江俱有龍泉縣陝西四川俱有石泉縣直
隸廣東甘肅俱有西寧縣福建湖北廣東俱有長樂縣
湖南甘肅貴州俱有安化縣直隸河南廣東俱有新安
縣順天湖南廣東俱有東安縣安徽四川雲南俱有定

遠縣安徽甘肅廣西俱有懷遠縣江西河南四川俱有
永寧縣江西四川廣東俱有長寧縣湖南四川廣東俱
有新寧縣直隸山東浙江江西俱有新城縣安徽浙江
山西四川俱有太平縣數年前有條奏當改者皆格於
部議不行然攷之漢書有上曲陽下曲陽東武陽南武
陽之名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別於河東
之平陽涿郡有南深澤別於中山之深澤則因其舊名
加以區別古人固有行之者矣至如廣西爲省會之名
而雲南又有廣西州舊爲廣西府乾隆三十五年改雲南旣爲省會之
名其首府曰雲南府而大理府又別有雲南縣此則於

體制有嫌不若易以它名之爲善也

讀大學

大學一篇漢唐諸儒未有分爲經傳而易置其先後者
宋二程子始有改易而所改次序又各不同其析經與
傳而二之則始於朱子而朱子所改移復不同於二程
子又謂傳有闕文而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然檢之二程
書中元無此說故後儒於補格致章多有未慊然者董
文清移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合之聽訟節以爲格物致
知傳文最爲後人所稱然前旣少所謂致知在格物句
後又多此謂知本句亦不免補綴之病竊意古書相傳

已久毋庸以意增改古人文字前後相應變化不拘詎
有經傳之分此謂知本句文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云
云相屬而義亦相承先儒移之它所而目爲衍文非果
衍文也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
自天下國家言之則修身爲本而修身又以誠意爲本
知本末之先後而先其所宜先此之謂知本此之謂知
至也誠意者修身第一切要工夫故經先申言之次乃
申言修身爲本之旨修身所以明明德也民之不能忘
由於盛德至善曰克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曰克明峻
德言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以自明其德爲先也新民

之本在於明明德而明德之極卽是至善仁敬孝慈信
皆修身之事也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已備民之無
訟國治之極也而使無訟者由於身修孟子謂天下國
家之本在身大學云修身爲本其義一也故重言知本
而卽以所謂修身承之也蓋大學一篇無可補亦無可
移先儒之說與經文有不安者信先儒不如信經之愈
也餘姚王氏安溪李氏皆尊古本者也安溪篤信朱學
非餘姚比而於此篇亦不能強同尊經崇古之心所由
高人一等矣

古之有天下者言德而不言財舜命九官無司貨財之職周禮冢宰之屬有大府玉府諸官專司財用而次於庖人瘍醫酒漿醢醢宮舍諸司之後聖人之不重貨如此以理財爲治天下之先務而傳會周禮之文以欺人主者王安石之邪說也大學之言平天下也其本歸於修身其用主於同好惡其戒極於務財用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氏章句亦無理財之解而俗儒乃以理財與用人爲平天下之目亦可謂弗思之甚矣夫天地之財祇有此數聚於上者必奪於下故大學有生財之道無理財之術言理財者皆聚斂之小人也小人得志未有

不媚嫉君子者君子退而小人進則人君之所好者在小人所惡者必在君子好惡拂乎人之性而失衆失國之形成矣三代之制取民不過什一而國用未嘗不足用之有節故也有小丈夫焉懼上用之不足而巧爲聚斂之術奪士農工賈之利而致之於君人君樂聞其言謂真可不加賦而足用也由是棄仁義違忠信任好惡長驕泰而壹其心力於財用之間民力日以竭人心日以壞國岷日以促而菑害日至以卽於亾宋之亾始於安石之新法終於朱勗之進奉此長國家而務財用之效也春秋之世諸侯多聚斂以病民故大學終篇深惡

聚斂之臣極陳以利爲利之害爲天下萬世慮至深且遠而儒家復以理財之說竄入之其亦得罪於聖賢矣

夫

論子思子

禮記出於漢儒而後世尊之爲經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以其中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徒所述也沈休文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休文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自宋儒以中庸出子思氏特表章之而不知表記坊記緇衣三篇亦子思氏之言也或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按文選注引子思子曰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引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今其文皆在緇衣篇則休文之說信矣坊記一篇引春秋者三引論語者一春秋孔子所作不應孔子自引而論語乃孔子沒後諸弟子所記錄更非孔子所及見然則篇中云子言之子曰者卽子思子之言未必皆仲尼之言也仲尼已往七十子之徒惟子思氏獨得其傳漢志有子思二十三篇唐宋之世尚存七卷今已邈不可得獨此數篇附禮記以傳而其詞醇且簡與論語相表裏此固百世而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所宜講求而體驗者歟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曾子書亦

不傳而其十篇猶見於大戴記小戴記有曾子問篇檀弓雜記祭義內則禮器大學諸篇俱引曾子說曾子子思之微言所以不終墜者實賴漢儒會粹之力後之人詆譏漢儒摘其小失屏斥之得魚兔而忘筌蹠其亦弗思甚矣

鏡喻

五官莫明於目面有黑子而目不知烏在其爲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鏡不求於目而目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目之失明鏡何負於目哉客有任目而惡鏡者

曰是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爲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己面之黑子泰然謂美莫已若左右匿笑客終不悟悲夫

弈喻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唄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已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

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奔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不若已

兩馬

主人有兩馬一赭白一青其齒相若調良又相若也試之行而校其里數則赭白者日贏二十主人才之被以

黃金鞍錦障泥異槽而飲之出入射獵必以從青馬惟馱水芻而已閱二年而赭白死欲乘青馬鞭之不前乃舍勿乘更二十年終於櫪下主人曰是凡馬也而壽於赭白意者造物忌才乎將修短有定命乎其夜青馬見夢於主人曰子以吾真不如赭白邪吾與彼皆凡馬也力之所不及吾能安焉黃金鞍錦障泥於吾何益吾故不肖窮極其力以殉之彼強其力求勝故不久而傷其天年然自主人乘赭白驚而蹙者歲率二三而吾未嘗一日貽主人憂子柰何優彼而劣吾主人覺以告廐吏廐吏曰是非知命者彼知生之可樂而不知榮之可

樂也以凡馬而冒神駿之名而享其利赭白之所得視
 彼多矣若夫驚而蹙主人受其咎而未嘗以咎馬則赭
 白亦智矣哉主人蹙馬曰蹙而蹙者蹙也
不官實記生朝以歲之始其代以水銀始不入而
 予生之年正月七日戊午今五十八歲生朝丁巳日距
 始生二萬有八百一十九日實周三百四十七甲子矣
 古術以十九年為一章五十七年為周至第五十八年
 與第一年閏分相同干支亦將更始今法用定朔定氣
 則朔閏稍有前卻而差亦不遠如今年立春在前歲十
 二月二十四日而雍正戊申立春在歲前十二月二十

五日似差一日而丁未十二月大甲辰十二月小實則
 相同故驚蟄同在正月十日也 嘉定錢大昕

雜著二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通志彙歷朝之史以成編諸史義例有不同者必於
 表以歸於一如馬班二史以后妃為外戚列于諸臣之
 後范蔚宗則為皇后紀繼帝紀之末通志皆不取而從
 三國晉史之例列出后妃傳是也唐五代諸史義例各
 殊如五代史家人傳合后妃諸王為一元史備學傳合

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照通志之例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潛研堂文集卷十八 續通志列傳凡例

彼多矣若夫驚而應主人受其咎而未嘗以咎馬則其
白亦智矣哉

記生朝

予生之年正月七日戊午今五十八歲生朝丁巳日
生二萬有八百一十九日實周三百四十七甲子矣
古術以十九年為一章五十七年為四至第五十八年
與第一年閏分相同干支亦將更始今法用定朔定
休國姑蠶陸師亦五日也如今年立春在前歲十
五日也蓋一日而丁未十二日大甲亥十二日小實限



潛研堂文集卷十八

嘉定錢大昕

雜著二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一通志彙歷朝之史以成編諸史義例有不同者必折
衷以歸於一如馬班二史以后妃為外戚列于諸臣之
後范蔚宗則為皇后紀繼帝紀之末通志皆不取而從
三國晉史之例列出后妃傳是也唐五代諸史義例各
殊如五代史家人傳合后妃諸王為一元史儒學傳合
儒林文苑為一今宜照通志之例分出各從其類又如

唐書列外戚于列女之後列隱逸于循吏之前宋史列
方技于列女之後列外戚于方技之後皆與通志次第
不同今宜依鄭氏原書之序首后妃次宗室次列傳次
外戚次忠義孝友獨行循吏酷吏藝術儒林文苑隱逸
次宦者佞倖次列女次載記次四夷
一外戚傳金史曰世戚孝友傳宋明史俱曰孝義獨行
傳唐書宋遼史俱曰卓行循吏傳遼史曰能吏舊唐書
元史俱曰良吏藝術傳諸史俱曰方技儒林傳唐書元
史曰儒學文苑傳唐書金史曰文藝遼史曰文學皆名
異而實同今宜改從通志之名以昭畫一

一通志所載名目凡諸史不立此傳者皆從列傳采取
以類相從如史記不立隱逸傳則采伯夷四皓諸人補
之三國志不立忠義傳則取典韋諸人入之史記無方
技之名而以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傳移入藝術後漢書
無孝友之名而以毛義江革諸人傳移歸孝友非竟沿
習舊文漫無區別也今續通志宜循此例如元史之別
里古台等六人當入宗室傳特薛禪等三人當入外戚
傳宋史之周三臣傳當入忠義五代史之馬重績趙延
義可入藝術唐之張昌宗張易之等可入佞倖又如金
史之宗翰宗望宗弼諸人皆太祖子孫當併入宗室傳

此類皆須詳考庶無遺漏

一唐以後史家創立名目有可補前史之未備者雖通志所無亦宜增入如唐書宋明史俱有公主傳應列于宗室傳之後唐書宋元明史俱有姦臣叛臣逆臣傳應列于四夷傳之後明有閹黨流賊土司傳皆前史所無閹黨可附姦臣之末流賊當列逆臣之後土司傳體例與四夷傳畧同似宜列于四夷之前

一五代史歐公自立新意諸傳名目多與列史異今宜依通志之例分別編入如家人傳當分入后妃宗室傳死節死事當併入忠義傳伶官可入佞倖傳一行傳之

李白倫可入孝友石昂程福贊可入獨行鄭遨張薦明可入隱逸又如唐六臣傳以其皆唐舊臣而仕梁故特立此名以示貶然五代之臣更事數姓者不一而足列諸雜傳已足見意毋庸更立此名

一皇太子皇子諸王例入宗室其追尊帝號者舊史俱不爲區別魏收以景穆入帝紀爲後人所譏遼金至明追尊之典有加於古立廟稱宗與諸帝無異則不得不別而異之如遼之義宗順宗元之睿宗裕宗顯宗順宗明之興宗睿宗史皆列于宗室傳之前今宜取以爲式若金史於徽宗睿宗顯宗別稱世紀補列于帝紀之後

終屬非體不可爲法

一通志有異姓世家仿于史記班史以後皆無之五代宋史雖各有世家其所載南唐吳越前後蜀南北漢諸國皆係偏安分據非五代所得而臣不當抑從封建諸侯之例今擬改爲載記所有世家一類不妨從闕

一後漢書有黨錮傳它史無之通志雖存其目仍與後漢諸人列傳相次蓋事關一朝非如忠義孝友之可以類聚也唐書之藩鎮傳五代史之義兒傳當用此例仍編入同時諸臣之次

一宋史卽立道學傳別于儒林以尊周程張邵朱六子

之學元明言性理者甚多然史無道學之名論者又謂儒者通天地人之稱儒林足以包道學攷鄭氏通志原無此標目宜併入儒林傳

一元史有釋老傳它史亦無同之者攷佛圖澄鳩摩羅什張果林靈素之流前史皆入方技傳今宜從其例併入藝術傳

一通志有游俠刺客滑稽貨殖四門蓋本史記後世無可載者今宜從闕

一晉書載劉石苻姚諸國別稱載記通志因之增入前涼西涼而以後梁蕭氏附焉唐以後諸史俱無載記之

目今按五代時疆宇瓜分南唐蜀漢閩楚皆自帝其國不奉中原正朔與東晉之十六國相似舊史別爲世家殊失史遷之旨宜從晉書之例稱爲載記又西夏李氏據有河西歷宋遼金傳國最久亦宜列入載記宋遼金史俱有夏國傳當攷其異同刪併爲一庶免重出之弊一有一人而兩史並爲立傳者如裴矩李密王世充已見隋書而唐書亦載之王倫宇文虛中張邦昌劉豫宋金兩史俱有傳張特立金元兩史俱有傳此類非參互攷訂恐蹈重複之病又兩史褒貶時有不同若各承舊文更成矛盾今當刪併折衷以歸一是勿復勿

傳後

續通志列傳總敘

臣等按通志做史記以成書而列傳則用班氏之例如漢之蕭曹周陳諸人史記列於世家者並以列傳概之亦諸史之通例也其傳三代以上人物開采春秋內外傳補益之漢魏至隋則純取舊史之文惟唐書與五代史以本朝大臣所編不敢輕議故不及焉臣等今奉詔續修自唐迄明以次纂輯一準夾漈之例惟是鄭氏所撰列傳沿襲舊文畧無增損頗爲後儒所訾或因馬班陳范史家鉅手文本簡嚴可無更易抑亦以一人之

精力有限規模粗定亟於成書參攷異同有所未暇云
爾若夫唐有新舊二書體例各殊詳畧互見其中事蹟
彼此矛盾者未易枚舉苟非折衷以歸於一無以傳後
而信今至於宋元諸史卷帙尤繁其中或一事而屢書
一人而兩傳倘僅鈔拾陳編以爲新志將恐架屋疊床
徒多而不適於用昔歐陽修之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
於舊司馬光之通鑑別爲攷異一書參諸家異同正其
謬誤後儒取以分注本條之下讀者便之臣等今所編
輯竊取二家之義凡正史所載事之無關法戒人之無
足重輕者稍刪節之又史以紀治忽之迹非取詞章之

工如魏徵陸贄之論事劉蕡之對策皆經國名言所宜
備錄至韓愈進學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貞符與許孟容
書之類文雖工而無裨於政治亦可從刪又以史臣載
筆或囿於聞見采訪弗該或怵於權勢予奪失當將欲
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羣書攷唐宋遼金元明正史之外
可備取材者編年則有司馬光朱熹李燾李心傳陳均
劉時舉陳桎薛應旂王宗沐商輅別史則有曾鞏王偁
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儉邵遠平典故則有杜
佑王溥王欽若馬端臨章俊卿王圻傳記雜事則有溫
大雅劉肅韓愈王禹偁鄭文寶林垗馬令陸游張唐英

宋敏求李心傳徐夢莘杜大圭徐自明王鼎劉祁元好
問蘇天爵陶宗儀鄭曉王世貞沈德符孫承澤等遺書
具在以及碑版石刻文集選本輿地郡縣之志類事說
部之書並足以證正史之異同而補其闕漏今搜采諸
書詳加折衷其可徵信者則增入正文其當兩存者則
附之分注若史文舛譌加以駁正皆必依據古書匪敢
自逞臆見仍注於逐條之下以便省閱又如五代史之
文甚簡宋元史之文甚繁此在各自成書原屬不相沿
襲今既彙爲一編則前後繁簡未便懸殊茲於文之簡
者訪舊聞以裨其遺文之繁者芟冗詞以舉其要務在

彙累朝之制作入夾漈之型模雖則取材正史不徒彙
用舊文庶幾仰副我大皇帝之盛意焉諸史每傳之後
聖天子右文稽古實事求是之盛意焉諸史每傳之後
復爲論贊惟元史無之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
使紀事悉從其實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揜矣庸別
爲褒貶之詞夾漈之不載論贊允爲有識今亦仍其例
云
記建炎官印
乾隆癸卯春瓜洲有浚河之役掘地數尺得破船一申
有古銅印六枚一曰御營使司叅贊軍事印一曰建炎

諫官之印一曰建炎宿州糧料院記一曰建炎宿州軍
資庫記一曰建炎宿州州院朱記一曰建炎考城縣大
馮村指使記又有一刀刀鞘口有馬到成功四字周遭
刻之蓋宋南渡初物攷宋史輿服志云南渡之後有司
印記多亡失尙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
別新舊此諸印所以加建炎字歟御營使司參贊軍事
獨不繫以年號者建炎元年始置御營司以宰相爲使
執政兼副使侍從官兼參贊軍事前此未置此司無新
舊之嫌也宋以諫議大夫爲諫官之長而司諫正言次
之雖號兩省屬官而別爲職司其公署謂之諫院其印

以諫官爲文則史所未及載此可據以存一代之掌故
者也軍資庫糧料院諸州皆有之州院之名不見于宋
史攷淳熙新安志刑獄門有州院有司理院乃知州院
爲置獄之所若州升爲府則改州院爲府院故嘉泰會
稽志有府院之稱其實一也指使之名亦不見于職官
志攷狄青傳嘗爲延州指使則是武臣非文職也淳熙
三山志安撫司使臣有正任釐務指使二員又有添置
釐務指使添置不釐務指使提刑司亦有添置釐務指
使添置不釐務指使是監司之下皆有指使此稱考城
縣大馮村指使則指使亦有分駐村市者矣宋時官印

多有稱朱記者或釋爲州院主記誤
記趙居廣畫

乾隆癸巳十有一月十四日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倪公
招同年集城南寓邸觀宋元人畫二十餘種彙爲一冊
著色皆工妙中有櫻桃黃鸝橫幅長不盈尺廣半之題
云上兄永陽郡王覆以長印著年月或詢子永陽爲
何人予偶憶周益公玉堂雜記有淳熙三年九月中書
進熟狀魏王愷恩平郡王璩永陽郡王居廣並加食邑
事因舉以對歸檢益公集則有乾道六年十二月十三
日皇兄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永

陽郡王食邑五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居廣加
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制又有乾道七年八月二
十日賜皇兄檢校少保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居廣生日勅宋時封永陽郡王
者固非一人此稱上兄其爲居廣無疑矣又攷宋史宗
室世系表英宗子益端獻王顥顥子檢校少保淮康軍
節度使孝詒孝詒子贈太師追封文安郡王安時安時
子居廣是居廣爲英宗之元孫孝宗以燕懿王後入繼
大宗於英宗亦爲元孫則與居廣爲族昆弟矣然世系
表旣失書居廣封爵而益王顥傳并不附見居廣之名

又可證宋史之疎漏也宋之宗室能畫者如令穰伯駒
伯驩輩世多稱之獨居廣不著於陶宗儀夏文彥之錄
一藝之傳亦有幸不幸哉予故表而出之

記琉璃廠李公墓誌

乾隆庚寅三月琉璃廠窰戶掘土得古墓棺槨不具而
骨節異常人旁有一石眠其文則遼故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
西李公墓誌銘也提督兩窰廠工部郎中孟君澐募人
改葬于故兆東二十步別買石書李公官位表于道而
誌石則仍瘞之越十數日子始得聞亟往欲椎拓其文

不可得世竟無拓本惜哉聞孟君曾令吏寫一通索而
讀之文駢麗頗可誦李公仕契丹子姓皆通顯而姓氏
不載正史恐後之人過此地者終不知爲何許人也故
記其畧云李公諱內貞字吉美媯洺人唐莊宗時舉秀
才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雁門縣主簿次授蔚
州興唐縣主簿次授儒林郎試大理寺丞守媯州懷來
縣丞大聖皇帝兵至迎降加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尙書
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兼屬珊都提舉使嗣聖皇帝
改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天授
皇帝加檢校尙書左僕射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

王知其才補充隨使左都押衙中門使兼知廳勾次攝
薊州刺史次授都峯銀冶都監天贊皇帝改檢校司空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保寧十年六
月一日薨于盧龍坊私第年八十以當年八月八日葬
于京東燕下鄉海王村先嫫殷氏女有三子後嫫何氏
女生二男弟僧可延天順皇帝授普濟大師賜紫長子
瓚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南奚界都提紀使兼御史
大夫次子玉燕京都麴院都監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
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次子玟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前大石銀冶都監次子

昭前遼興軍節度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次子
璟攝宜州觀察推官文稱大聖皇帝者迨太祖之尊號
也太宗稱嗣聖皇帝世宗稱天授皇帝穆宗稱天順皇
帝景宗稱天贊皇帝皆與史合其云燕京留守南面行
營都統燕王者耶律牒蠟也本傳不言爲南面行營都
統史之闕也中門使蓋留守司之屬而百官志不載屬
珊軍應天皇后所置志祇載詳穩司而不及都提舉使
銀冶都監麴院都監皆南面財賦官志亦遺之皆可補
史之闕太子率府職名志稱興宗重熙十四年見率府
率習羅此李公於景宗時授左衛率府率在重熙之

前矣自古史家之患在於不博而遼史尤其牽率之甚者予在京師久往往見遼時石刻之物制度頗多可采未嘗不追咎歐陽張揭諸公之草草也然三史之修始於至正三年三月訖五年十月而成以七百四十餘卷之書筆削於三載以內欲其網羅散失無有滲漏是亦難矣遼南京城因唐藩鎮之舊唐時憫忠寺在城內東南隅今之琉璃廠在遼爲城東燕下鄉正可互證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當知也

清涼寺題名

乾隆乙酉四月予與錢擇石學士曹慕堂積粹齋兩侍

御赴涿州恭迎

大駕還宿良鄉之豆店薄暮入清涼寺有石幢八面各鐫佛像製殊古朴讀其題識云清寧三年歲次丁酉二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日提點成辦人馮絢燕京作頭王文善成造長男辰兒鐫清寧遼道宗紀元也不書大遼者遼自聖宗復國號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丙午始仍稱遼造幢之時猶稱契丹故也幢重立于明成化二十年七月亦有題字其東石幢一題云房山東嶽廟女冠卜道堅昇雲之幢乃金泰和中刻又一幢周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未詳年月書法皆可觀寺門內老槐

一株當是金元時物明嘉靖中碑文已稱爲古槐矣迄
今又二百年尚無恙主僧欲伐而去之予言樹久有神
物護持不可犯僧愕然而止然庭小而樹大當門中央
俗人所忌終恐不能久也聊紀同遊歲月以貽寺僧且
以補朱氏日下舊聞之闕

應王虎邱山石觀音殿題名

已丑夏五月二十六日與王西莊吳竹嶼吳岑渚周松
承遊虎邱山登千人石酌第三泉徘徊久之微雨作避
石觀音殿相傳宋慶歷間吳興臧達夢中見大士真身
覺以語其弟寧寧斫石爲此像所謂應夢觀音也三面

環以石壁壁間刻大乘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等所書凡九十
一人各書一行以公亮結銜攷之當刻于熙寧之初
矣石壁後有釋迦文佛四大字阿彌陀佛四大字政和
中住山沙門子英所書旁有宣和六年三月胡少汲劉
長卿李朝卿趙希元許子長同遊虎邱山題名又有向
子諲題名其文云子諲秋八月壬申到郡冬十月庚午
乞還印綬章上屢却十二月癸丑詔許歸薊林乘泛宅
艤虎邱而去紹興八年河內向子諲伯恭父題攷宋史
本傳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

潛研堂文集卷十九
三
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于此時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卽其時也子諲敏中之元孫史於敏中傳稱開封人子諲傳稱臨江人此題河內者舉族望言之猶蘇子瞻世居眉州而自署趙郡也世之好金石文字者寡矣此刻近在耳目間顧無有識之者惟普門品經曾載于虎邱志然亦語焉不詳去春予與陳紉耘來遊拂拭壁間得此妙跡茲復導諸公來觀愛其筆法整勁欲以紙墨搨之兩益甚從者促下山不果岑渚請予題壁間以誌後來者

潛研堂文集卷十九

雜著三

鄞縣志辯證

文種非鄞人

越大夫種春秋內外傳注家皆不言何許人其指爲鄞人者始于王厚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攷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鄒人第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鄞人鄒鄞字形相涉刊本傳譌固難決其然否但兩注皆云楚人而鄞爲越地鄒爲魯地與楚並不相涉則鄞鄒均未可信及讀太平寰宇記敘荊州人物

云文種楚南郢人乃恍然悟呂覽注本是郢字樂史生於宋初所見呂氏書尙未譌也又攷高氏注以范蠡爲楚三戶人蓋本於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躡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是大夫種嘗爲宛令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其爲楚人非越人固信而有徵矣會稽典錄載虞翻朱育所說會稽先賢未有一言及文種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初不列入人物至厚齋始表章之然清容居士厚齋高弟而延祐修志

不取其說蓋已疑而未信矣明楊實修郡志收入人物沿譌到今頃閱全氏鮎埼亭集有辨一篇雖未能據實字記以證其譌然亦可謂先得我心者并附於此
全祖望辨大夫種非鄞產云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援古人以爲桑梓生子謂不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尙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爲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以父母之邦也兩先生之言善矣而以予覈之則有疑焉越絕

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說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於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致殆非真賢然則種非鄞人矣吳越春秋內傳曰勾踐還自吳范蠡謂種日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憂不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悔不隨范蠡之謀又曰勾踐賜以屬鏹之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攷之益非鄞人矣夫越絕書雖非出于子贛之手然

固西京之筆吳越春秋雖係皇甫撫拾之書要亦自東京以來傳之兩先生據高氏之一言而盡棄諸佐証恐不其然予又攷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注則曰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然後恍然曰鄒與鄞皆從邑或相近而譌也以深寧東發之博且覈也而一言之失遂貽粉社千古之誤可不審乎

王鄞

丹山圖詠云秦皇神將有王鄞驅山塞海溺其身葬於水底不填築號作鄞江今見存丹山圖詠出於道藏相傳木元虛撰賀知章注其實宋以後道士妄作前志亦

無及王鄞者餘姚黃氏雖不信其說而所作四明山志頗錄之恐好奇者引爲掌故特爲辯之鄞縣自以赤堇得名明人乃有夏禹時堇子國之說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因秦始皇之居鄞縣而傅會爲王鄞事因漢光武之官奴城而傅會立劉植廟皆不學者爲之也

如味王脩非鄞令

寶慶四明志縣令題名漢順帝漢安二年有鄞令王脩乾道圖經亦云王脩順帝漢安二年令鄞時軍人殺歷陽太守伊曜脩誓衆奔入賊營取曜屍塋之今攷會稽典錄但云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不

言其爲鄞令後漢書滕撫傳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爲賊所殺脩之委身授命當在其時脩爲揚州從事故得赴刺史之難若爲鄞令則鄞與歷陽相距甚遠守土之吏豈能奔赴且脩所赴難者揚州刺史尹燿志譌尹爲伊又以爲歷陽太守與史皆不合據典錄脩未嘗爲鄞令故於題名中去之

管公明墓

寶慶志有管公明墓在縣西四十里聖女山父老相傳云然無碑碣攷接管輅平原人卒於魏世其時吳魏

隔絕無緣卜葬于此委巷無稽之談豈足采乎

小江湖非西湖

小江湖卽它山堰王漢寧之辨審矣而乾道圖經有唐貞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建說者疑它山堰爲王元暉所築不當更屬之君照乃以城中日月兩湖當小江湖此大不然唐初鄞縣治故勾章城卽今小溪故唐志及圖經皆云城南二里爲小江湖此舒亶所引之圖經若十里據今縣治而言惟舒亶西湖引水記乃云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照修也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攷之唐志本是小江湖今改爲小湖

又引里俗細湖頭以實之誤亦甚矣近人又謂王君照引它山泉入城導爲日月雙湖以附會舒亶之說尤爲疏謬蓋必先有城而後有湖貞觀之世三江口非縣治安得有城又安得有湖哉楊蒙它山堰引水記謂王元暉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而入瀦爲平湖然則日月二湖亦起于元暉非君照也蒙亦北宋人而其言較之舒亶爲可信魏峴它山水利備覽謂小江湖卽日湖其誤與舒亶同總由不知貞觀初之縣治非今縣治故爾夫小江湖之與它山本一地也君照剏湖於前元瑋築堰于後相距二百年何妨改作且貞觀之

初疏溪爲湖地勢既高而無堰閘以蓄之故一時雖獲
灌溉之利未久而卽廢不若元暉之功施千載然其初
始之績自不可沒也

奉化郡

乾道圖經云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請爲州以
境內有四明山故號州爲明而郡名奉化按唐時州郡
不並置開元中置明州其時未有郡名也天寶初改爲
餘姚郡則稱郡不稱州乾元初復爲明州則稱州不稱
郡且唐世亦無奉化郡名至宋始有之宋制諸州兼有
郡名以爲封爵之號然多沿用唐舊名惟餘姚縣隸越

不隸明故特改之若依圖經所說則開元置州之始已
稱奉化郡矣豈其然乎

賀知章朝英集

聞志載賀知章朝英集三卷攷唐書藝文志朝英集乃
開元中張孝嵩出塞朝士所作送行詩知章特其一人
爾未可列諸著述之數今刪之

唐有兩徐浩

唐書藝文志有四明山人徐浩廣孝經十卷乾元二年
上授校書郎或疑卽是徐季海唐初明越本一州故賀
季真永興人而自號四明狂客季海會稽人亦可稱四

明山人也然攷諸季海本傳則明皇時已由張燕公薦授集賢校理進監察御史裏行累遷都官郎中領東都選肅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又兼尚書右丞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所譖貶廉州長史乾元者肅宗年號也其時季海久已貴顯安得又有上書授官之事且校書郎秩止正九品季海在西掖掌制已是五品清要官兼右丞爲正四品進祭酒爲從三品更不當復授九品初階故知進書之徐浩乃別是一人同時而同姓名者爾舊志牽合爲一人誤矣

孔戮奏罷海味

王伯厚云唐孔戮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元微之爲越州復奏罷之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閻若璩據元微之奏狀以駁之謂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戮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戮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方合鄉邦故實予以新唐史通鑑及昌黎撰戮墓誌參互推之則戮之奏罷卽在元和九年非元和二年也何以證之曰新史通鑑及墓誌皆以戮之奏罷在爲華州刺史時而舊史戮傳云元和九年治信州刺史李位

獄爲中官所惡尋出爲華州刺史則其奏罷海味必在
是年明矣但諸書皆云戮所奏而微之狀獨云因一縣
令獻表上論準詔停進豈戮之奏得自縣令而爲轉達
乎抑先有縣令論奏而戮繼之乎此獻表之令當是鄧
令姓名不著於志乘良可惜也閻氏因昌黎誌文有元
和元年又有明年誤切爲元和二年不知誌於元年以
大理正徵之下卽云累遷江州刺史此後又歷四任而
後云明年謂權知右丞之明年也豈得蒙元年之文乎
據狀罷於元和九年卽復於十五年長慶二年因微之
奏而復罷閻所稱三罷者固謬王氏云復貢於長慶亦

攷之未審也

甬橋非甬水橋

通鑑唐僖宗乾符四年王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
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甬橋地名在宿州新唐書
劉巨容傳作塌橋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
援歸授塌橋鎮使成化志不辨通鑑句讀誤以甬橋連
上句改爲甬水橋又以巨容爲明州鎮遏使豈非癡人
說夢耶今據新唐書正之

張知白

張文節知白滄州清池人攷其歷官亦未到兩浙宋元

明諸志敘人物亦無有及知白者聞志宋賢傳忽闖入之謂與林逋游過四明擇鄞之十七甲居焉此何據耶攷范光陽撰張士墳行狀鄭梁撰張遐勳行狀俱云系出文節公知白其後有諱顓者徙居於鄞然則張村之族雖出自知白其徙鄞者乃張顓也顓與知白未知中隔幾世要豈可以後人之卜居斯土而妄引其先世也

王鄞江墓志不足信

聞性道志載王荆公所撰鄞江先生墓志一篇文最蕪陋乃後人偽造其尤可笑者以張邵張郊張祁三人在從學之列三張仕於南渡初距鄞江之歿七八十年矣

何由與鄞江相識乎史簡爲縣小吏即使慕道來學亦何足稱荆公豈逆料其後人之貴顯而先貢諛於百年之前乎臨川集本無此文前志亦未之有蓋出於王氏譜乘聞貢士不深攷而詳載之何憤憤也

陳瓘攝倅明州

嘉靖志謂陳瓘於大觀間攝倅明州此大誤也攷宋史本傳瓘中甲科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瓘欲遠之屢引疾求歸不得去乃檄攝通判明州其云檄攝者承蔡卞之檄也據會稽志蔡卞元祐六年六月以龍圖閣待制知越州八年五月移潤州則忠肅攝

倅明州當在元祐末非大觀閒矣崇寧初忠肅由諫垣
謫居合浦大觀初自合浦還寓家明州其時方以黨籍
禁錮安得有攝倅之事乎忠肅由合浦放還居四明史
亦未見年月攷長編載崇寧二年正月陳瓘除名勒停
編管廉州四年七月自廉州移郴州此後未見放還明
文惟五年正月以星變大赦諸在黨籍者皆得敘復則
忠肅之放還大約在崇寧五年其寓居四明亦必在是
年也其明年改元大觀又三年以子正彙事被逮遂有
安置通州之命自後不復居四明矣然則忠肅寓居四
明自丙戌至己丑僅三四年耳

大觀圖經人附未賦賦對對宋史本朝載四
王厚齋言諸州圖經乃景德祥符所脩而郡志但以大
觀爲據譏其昧於史學予謂李宗諤圖經南渡之際都
已散失卽大觀中明州所修圖經亦復闕佚後黃鼎得
其書獻於郡守張津而續成之乾道寶慶二志序據大
觀而不及祥符者舉其見存者言之非有誤也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嘉靖志載汪洙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子思溫觀
文殿大學士思齊端明殿大學士孫大猷敷文殿大學
士皆妄也按樓宣獻之母卽思溫之女宣獻爲太夫人

行狀但云祖洙明州助教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仕爲太
府少卿直顯謨閣而已宋時觀文殿大學士非曾任宰
相者不得除思溫官止少卿直閣洙止爲教授官秩尤
卑乃妄稱觀文殿大學士誕謾可笑一至於此端明殿
敷文閣但有學士無大學士據宋史大猷但爲敷文閣
直學士直學士亦於學士一等不當妄稱大學士也且
敷文閣名非殿名此必譜乘無稽之說而東沙誤采之
婁寅亮史稱永嘉人不言其徙鄞寶慶延祐二志皆無
之成化志始列於人物未知所據按宋史本傳建炎四

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請選太祖諸孫賢者視秩親王
以待皇嗣之生帝讀之感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
疏請宣告大臣行之高宗紀則以寅亮上疏繫之紹興
元年六月而不及建炎四年之疏此史家省文耳成化
志竟以第一疏屬之紹興元年且謂高宗時年三十未
有子此宋史所無而以意妄增也高宗生於大觀元年
丁亥至紹興元年辛亥止二十五歲耳不當便云三十
孝宗紀先言昭慈太后自江西還嘗感異夢爲高宗言
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請於是詔選
太祖之後次及寅亮上書事此史家歸功母后大臣之

詞若以事理揆之寅亮之奏必在建炎四年八月以後其時孟后已還自虔州而諸臣尙未有造膝之請及高宗聞之不怒於是范宗尹等得從容造請而寅亮以富直柔薦召赴行在則在紹興元年故第二疏有去年上章之語也若以第一疏即在紹興元年六月則其年五月已有詔令知南外宗正事令應選年幼宗子將育於宮中矣何煩寅亮之請疏遠小臣其敢貪天功以爲己力乎愚故疑寅亮第二疏亦在五月以前紀所書六月一條乃擢寅亮爲監察御史之月非上書之月也

朱文公墓

王次翁墓

聞志有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墓在縣城西今海會寺後長子侍御伯庠次子宗正丞伯序墓亦在右案樓攻媿撰伯庠行狀云葬於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太師即次翁也墓當在奉化不在鄞矣

朱文公未嘗至鄞

明倫堂額相傳爲朱文公書黃溥閒中今古錄謂史忠定浩嘗薦朱文公知南康公詣鄞稱謝寓於學因書焉攷晦翁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在淳熙五年其時史忠定在政府初未歸鄞自閩到南康亦無取道四明之理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古人恥之晦翁大儒豈以一郡

之薦僕僕稱謝此里巷不經之談不可以誣賢者也

嘉靖志妙智講寺宋治平元年尚書豐稷請爲功德院
賜今額按治平之初清敏未爲尚書寶慶延祐諸志皆
無此事此必譌也據郭受碑稱治平元年天子有事於
明堂詔天下有未係錫名者皆例賜其額茲院始革爲
妙智則知妙智之名非由豐公而改也

嘉靖志謂史丞相府理宗賜名觀文府聞氏引紹定辛
卯臨安大火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觀文府獨全因

謂觀文府當在臨安其實不然宋時觀文殿大學士爲
宰執退休之職名紹定火災之時彌遠見任丞相不帶
觀文銜其所賜之第但當稱丞相府不得云觀文府旣
稱觀文府則當在四明不在臨安矣但嘉靖志以爲賜
彌遠者亦非是彌遠生前未嘗除觀文其季子宇之則
曾拜觀文殿學士視執政恩數使理宗果有賜額觀文
府之事亦是賜宇之非彌遠也又攷張端義奏議云辛
卯融風之變馮樾王虎知衛相府而不知衛宗廟林介
趙汝輝知救相府而不知救宗廟可證臨安史相府初
無觀文之稱也

陳曦

陳曦之名不見於宋史寶慶延祐二志附其名於陳禾傳但云第進士而已成化志乃有爲給事中翰林學士之說其實全未可信據云曦之拜翰林學士由呂好問所薦攷好問執政在建炎元年未幾卽罷而曦乃於紹興八年登進士十四年高宗幸太學曦爲國子正其遷給事中雖不詳年月而在職六載又出爲濠州則當在紹興二十三四年矣距好問執政幾及三十年乃云好問薦其才召拜學士豈非謬乎又云擢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此亦作僞者自露破綻宋之給事中職司封駁

豈若明之科道以彈劾爲職乎又云自知制誥知濠州攷宋初沿唐制以知制誥行中書舍人之職自元豐改制以後掌外制者竟除中書舍人或云直舍人院未有單除知制誥者也且南宋以濠州爲邊郡兩制近臣亦無授邊遠小郡之理此亦可疑也寶慶志旣附曦名又稱其三世登科豈有官登兩制而轉不一及之乎且禾所撰經解由史直翁進於朝乃授其孫以官使其子於紹興中已掌內制當不待直翁奏進矣故知曦之官位不足信也志又云曾孫大震元孫伯鼎俱登翰林時人稱爲祖孫三學士攷延祐志衣冠盛事亦無之

陳槩事延祐志不載而成化志增之攷其實亦難信槩所傳者惟使金不屈及抗章論呂祖泰無罪兩事據其家譜則槩之除左正言在嘉定七年其時韓侂胄已死祖泰久已得官矣何待槩言而釋乎宋史寧宗紀金史交聘表俱不見槩名即使果有奉使事而其時金已衰亂豈能以非禮摧抑使人所云不屈亦後人不攷時勢而妄言耳

陳德剛事不可信

成化志載陳德剛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

州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按德剛父子不見於延祐至正諸志楊實修志始載之其實未可盡信如福州守臣例帶安撫使初無制置之名至簽樞爲執政之職而宋史宰輔表及理宗紀並無陳德剛其人其爲僞妄顯然此必出於陳氏家譜造譜者不通史學妄意前代職名可以假冒不知樞密乃宰相之貳拜罷姓名具在正史非若它官之可冒也據志德剛爲著之父而本堂集中絕不言其先世有顯者若顯若顯若伸若德剛寶慶延祐志進士題名亦無之竊疑陳氏自顯以下四世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傳會但善善欲長不欲竟刪姑去其

已甚者并記所疑以俟博雅君子攷定焉

陳著

陳著先世事迹多不可信予既據本堂集辨之矣今攷成化志所載著事以文集證之亦殊違錯一云景定四年賈似道買公田於浙西著爲著作郎上疏乞罷公田斥逐似道似道怒出知嘉興攷著以寶祐丙辰登第至景定四年癸亥僅止八載校其資歷甚淺無由遽典大郡據本堂集景定元年三月在鷺洲書院山長任內被薦未幾北還浙漕提領趙與訔辟監三石橋酒庫旣而湖南帥趙必普辟帥準旣而江淮提領趙與訔辟蕪湖

茶官則本堂實無官著作郎之事且與訔卽措買公田之人使著果有彈奏何以轉受與訔之辟此其不足信一也一云咸淳元年似道歸越治母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著爲太學博士率太學諸生上疏切諫不聽似道還朝大怒必欲遠竄上不可改臨安通判今以文集攷之則著在嵒縣任滿咸淳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差通判揚州次年正月五日繳進特改除京簽京簽者臨安府簽判也京簽二年攷滿始除通判其謝賈太傅啟云幕府屬寮躡躋郡佐端自曲成之造斐然直謝之辭則通判之授實出賈相意矣似道丁母憂在

咸淳十年十月非元年也推較其時著正爲臨安倅不得在太學其不足信二也此傳云爲太學博士而陳經傳又云著爲宋祕監知台州官名互異其不足信三也志又云子宓亦有文名攷本堂四子深淪洵沆無名宓者其不足信四也本堂年八十四見其子深跋至德觀記而志以爲八十其不足信五也

王厚齋生卒年月

宋史王應麟傳不載其卒之年月及年歲若干閻百詩據本傳云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又據方回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回年七

十四公長回六歲是王氏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如閻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也今攷延祐四明志人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文首稱柔兆浞灘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季夏聞訃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也惟袁清容集中孔昭孫墓志云大德初昭孫爲慶元儒學正於時禮部尙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證譌楸每連席請益似大德初厚

齊尙存蓋大德當爲元貞之譌清容涉筆偶誤爾
學五 蔣曉非蔣猷曾孫
聞志以蔣曉爲猷曾孫附於猷傳之後攷袁清容集有
將作監主簿蔣公墓誌卽曉也敘其世系特詳曉之曾
祖榎台州通判祖如愚隆興府通判父嶠貴池縣丞爲
諫議大夫峴之弟其銘云蔣姓宗姬面亭漢侯居鄞發
祥唐季是稠則曉之先世自唐季已居鄞而猷以南渡
避寇始遷於鄞其非一族可知矣乃引以爲曾祖何其
妄也

袁楠上王深寧書

聞性道志言楠仕至侍講學士歸里上王深寧書有云
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靖念斯文詎宜束之高閣則
其媿仕之心亦自見於辭矣攷深寧卒於元貞丙申其
時清容未登仕版此不稽其年代而以意妄測也

豐寅初

嘉靖志敘寅初兩事一云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
上書諫觀燈謫德化學教諭一云建文壬午棄官歸蓋
皆本其家傳而全祖望辨之云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
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教諭其子慶以宣德間用父
宦籍自江西中式則謂遜國中棄官者妄也予又攷水

東日記云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教諭則寅初未嘗爲國子司業傳所云直諫謫官者亦妄也志家好信家乘而訾舊志得毋爲若輩技倆所誤邪

上書賴王鑿奏從祀事

成化嘉靖志俱載王鑿奏請楊時羅從彥李侗等從祀孔子廟庭上可其議攷明史禮志楊時從祀在孝宗朝羅李從祀在神宗朝而鑿爲給事乃在宣德之世時代隔越卽使鑿有此奏亦不當云可其議也楊實老儒不諳掌故輕信私家譜乘故多舛譌東沙輩亦不攷而襲用之但孔廟從祀非尋常事不可沿襲譌舛以滋後人

之疑故特爲辨之

鄭珞

李志名宦鄭珞傳言宣宗振作吏治特簡廷臣九人知郡皆奉敕以行九人之中若况鍾之知蘇州莫愚之知常州何文淵之知温州陳本深之知吉安皆以循良著而珞亦與之相上下攷明史宣宗紀宣德五年五月擢郎中况鍾何文淵九人爲知府奉敕遣之據况鍾傳同薦者羅以禮趙豫莫愚邵旻馬儀陳本深陳鼎何文淵初無珞名又循吏傳載宣德五年十一月擇廷臣二十五人爲郡守奉敕以行寧波則刑部主事鄭恪恪珞卽

清石室文集 卷十九 十九
一人也珞與况鍾等雖皆以宣德五年出守而一在五
月一在十一月李志以珞列於况鍾九人之數蓋攷之
未審矣明史林碩傳載寧波知府鄭珞劾中官裴可烈
不法可烈竟罷去而循吏傳云魏恪守寧波嘗劾中使
呂可烈無狀帝爲誅可烈蓋卽一事而傳聞異詞耳成
化嘉靖志題名有鄭珞無魏恪宣德實錄亦作鄭珞實
錄又云宣德六年十一月以內使裴可烈在蘇松諸郡
貪暴尤甚特命械繫至京十二月內官裴可烈以貪暴
下錦衣獄死是可烈裴姓非呂姓矣

